

世界少年文学丛书

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

〔法〕巴尔扎克 著

李金平 编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世界少年文学丛书

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

〔法〕巴尔扎克 著

李金平 编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 / (法) 巴尔扎克 著; 李金平 编
译.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2. 5 (2009. 4 重印)

(世界少年文学丛书)

ISBN 978-7-80171-124-3 I. 欧… II. ①巴…②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

IV. I565. 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507 号

书名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

著者巴尔扎克

责任编辑门书文

封面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邮编 100009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920/32

印张 200

字数 450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总定价 396.00 元(全 20 册)

前言

《欧也妮·葛朗台》的故事过去在我国中小学生中大概是“耳熟能详”的。几十年前，它被认为是揭露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好教材。撇开对巴尔扎克如何全面评价的问题不谈，至少可以指出：同任何伟大作家一样，我们不应忽略其作品的文化积累价值和认识价值。

在本书里，作者不单塑造了守财奴葛朗台老头的丑陋形象，而且绘声绘色地刻画了欧也妮·葛朗台、以及作为其配搭和反衬的堂弟夏尔。笔者以为，仅仅是欧也妮优美动人、忠厚笃实的肖像，就足以成为介绍本书的理由。那是作者的得意之笔，也正是他在卷首题词中，以“画龙点睛”的方式，要向我们吐露的衷肠。

《高老头》发表于 1834 年，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在展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在反映作家世界观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方面，在表现《人间喜剧》的艺术成就和不足之处方面，都具有代表意义。其艺术风格最能代表巴尔扎克的特点。在这篇小说中，作者第一次使用他创造的“人物再现法”——让一个人物不仅在一部作品中出现，而且在以后的作品中连续不断地出现，它不仅使我们看到人物性格形成的不同阶段，而且使一系列作品构成一个整体，成为《人间喜剧》的有机部分。在此，一些主要人物如拉斯蒂涅、鲍赛昂子爵夫人、伏特冷纷纷登场亮相，《人间喜剧》拉开了序幕。

目 录

欧也妮·葛朗台.....	1
高老头.....	181
第一章.....	181
第二章.....	224
第三章.....	255
第四章.....	303
第五章.....	361
第六章.....	394

欧也妮·葛朗台

在省城的一些地方，在周围的景物衬托下，就显得很苍凉破败，既凄冷又阴森。或许那些房屋有着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荒凉和废墟的凋残。那些房屋都兼而有之。住在里边的人似乎生活在另一个时空，不知情的外地人还以为原本就是个空房子呢；可是当真有外地人出现时，那紧闭的窗户里又会露出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冷淡的目光很不友好。

梭密城里就有这样凄凉的一所住宅，它位于一条起伏不平的街道的尽头——那是一条通往上城古堡的街道，如今行人已不多；虽然冬天冷，夏天热，还有几处十分阴暗，但它也有它的优点，碎石子铺成的路面总是清洁干净、一尘不染，脚踩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街道虽然狭窄曲折，但由于是老城区房子，倒也安静平和。

300 多年的古宅虽然是木质结构，但是也结实。房屋的造型风格各有特色，为梭密老城区的这一段增添了一种别样的韵味，吸引着探幽寻古的游客像艺术家一般流连忘返。来到这里的人不得不赞叹，纵横于屋面的那些厚实的木板。它们两端都雕刻着奇行怪状的图案，组成一排黑色的浮雕，横贯在大部分房屋的底层上面。

覆盖在这家房屋横木上的青石板，给单薄的外墙勾勒出一条条蓝色的线条，木结构的屋顶已被岁月压弯，屋面盖板经受多年日照雨淋的朽蚀也扭曲变形。发黑的窗台非常醒目，原先精心雕刻的花纹现在很难找到痕迹，并且早已衰败得不成样了，那贫苦的洗衣妇女放在上面的陶土花盆，几乎要把它压塌了，那盆里也只是勉强地栽培着几株瘦弱的石竹花。再往前面走，有几家大门上凸现出粗壮的钉头，钉头上镌刻着祖传的文字。这些象形文字本来就是老祖宗们随心所欲地勾

画出来的，它们的意义如今当然没法考证；有的可能是某位新教徒表达信仰的记号；还有的也可能是反新教联盟的成员写出来诅咒亨利四世的符咒。几户中产阶级市民家的门上镌刻着族徽，标明自己的祖辈曾经主持过市政，以示后人永远铭记在心。总之，这儿的门上记载着整部法国的历史。有一幢房屋已破旧得要塌陷下来，外墙的泥灰却还留着当年能工巧匠们的卓越的技艺。隔壁是一所贵族府第，在石砌的拱形门楣上，祖传的纹章尚依稀可辨，但是毕竟经受过自 1789 年以来，一次次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浪的吹打后，如今只剩下劫后的余痕。

街上的铺面既不像杂货店也不像客栈，热衷寻访中世纪遗迹的游客，却意外地觉得像上个世纪的女工习艺工场。

低矮的店堂既没有货摊，也没有货架和玻璃橱窗，面积很大。屋里很黑暗，而且里里外外都没有一点装潢。大门分上下两截，门上毫不讲究地钉着铁箍、铁镞；门的上半截往里面开着，下半截安装着带弹簧的门铃，不断地被人推进推出。新鲜的空气和水分通过门的上半截进入房间，或者是穿过气窗、天花板及矮墙之间的缝隙进入店堂。矮墙大约半人高，安上了装卸护窗板的滑槽，结实的护窗板清晨卸下，傍晚装上之后再用铁闩锁得牢牢固固。这矮墙是用来陈列商品的，却从来没有为招徕顾客而来精心布置过。陈列的商品按经营对象的不同来摆设，也就是两三桶食盐和鳕鱼，或者几捆缆绳和帆布，楼板的横梁上悬挂着几束闪闪发亮的黄铜丝，靠墙边放着一排金属的酒桶箍，或者在几个架子上摆出几样布匹。

“进去看看？”一位青春盎然的白皙姑娘，裹着洁白的围巾，露出通红的手臂，应声停下正在编织的活计，忙转身朝铺子后面喊她的父母，接着，店主就出来招待顾客，态度各不相同：有的殷勤有的淡漠；有的是问东问西；有的却干脆不理不睬；全依店主当时的脾气。

成交的也许只是两个铜板的小生意，但也有可能是高达两三万法郎的大生意。你还可以看见专做橡木板材生意的老板坐在店堂门口，手指在不停地转动，同时，嘴里唠唠叨叨地讲个没完没了；乍一看，他不过有些用来做酒瓶架的劣质板条，但是在码头那边的木工场里，他的货源足够供应安茹地区一切箍桶作坊的所需用料。遇上好年景，他能非常准确地计算出箍桶匠们总共需要多少板材数量，误差不会超过一两块板材。阳光只要普照一天，就有可能使他一夜暴富，而一场意外的暴雨却也能使他破产。半天之内板材市价能涨到 11 法郎或者跌到 6 法郎。

这一带与都兰地区一样，天气的阴晴决定于市场的兴衰。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行老大，都急盼着晴天，晚上睡觉时唯恐夜间上冻。他们怕刮风下雨，更怕天旱，只希望气候变化能顺心如意。晴雨表让人时喜时忧，忽而使人愁眉紧锁，忽而又让人喜笑颜开。

这条街是梭密城里的“大马路”。“黄金般的好天气！”这句话触动整条街上每一户人家的手指扳动着算帐。人人都会对邻居说：“下金子了！下金子了！”他们知道：一道阳光，一场阵雨，会带来多少利益。

在晴朗的季节，到了周末，还没过中午就买不到东西了。这里讲信用的生意人也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和耕地，他们得赶着好天气到乡下去忙上几天。所以，买东西和卖东西，收支和盈亏，他们早都周详地算计好了。平时，那些商人就可以拿出大半天时间来闲聊胡侃，随意地吹牛扯淡，背地里传长道短，刺探别人的私事：谁家的主妇买回一只竹鸡，一定有人要问她的丈夫：炖鸡的火候是否恰到好处？一个姑娘在窗口探一下头，绝没有办法躲过一伙又一伙闲人的眼睛。因此，

一家生活差不多都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连又暗又静、让人无法窥测的深宅大院，也藏不住什么秘密。人人仿佛在露天生活，家家户户都在大门外、用中晚餐、斗嘴打架。他们对路过这里的异地人评头论足，逐个分析。以前，到内地来的人总不免被挨家挨户地所取笑，由此而产生一段段故事。擅长编造市井笑料的安茹居民也因此获得“牛皮大王”的美名。

在老城区地势较高的地方，坐落着这条街上最气派的老宅子，那里都曾住过一些头面人物。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一所凄凉的旧屋里。这些房屋在法兰西淳朴民风渐渐衰微的今天，仅仅成了世道人心还较朴实的旧时代的遗证。伴随着这条老街道的古旧气息，边走边看，那些平日里不屑一顾的小东西也许能唤起你怀古的幽情，不禁使人浮想联翩。你会发现有一处拐角非常阴暗，葛朗台先生的公馆大门就龟缩在凹处的中间。要是不了解葛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没办法掂量出，在内地把谁的家称做“公馆”，会有多大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本城享有很高的威望，不过那些在内地只住过几天的人是不可能明白这种威望的来历的。当地也有人称他葛朗台老爹，不过这样称呼他的人，大多是高龄人群，而且，人数正在逐渐减少。他在 1789 年的时候，是个实力相当棒的箍桶匠，能读能写，善于算账。共和政府在梭密地区拍卖教会产业的那个年月，这位箍桶匠大约四十岁，与一位有钱的板材商的女儿刚刚结婚。葛朗台用手头现金加上妻子的陪嫁，凑成一笔 2000 金路易的资本，带着钱直接奔赴县政府。他用岳父给的 200 枚面值双倍的金路易从掌握重权的、凶恶贪心的共和政府官员手里以廉价买到区里最好的几块葡萄地、一座修道院和几片收成交租的土地。这笔交易虽然不公道，可是却完全合法。梭密城的居民由于缺乏革命思想，但是把葛朗台老爹当成大胆作为的共

和党，推崇新潮的爱国派。其实箍桶匠看中的仅仅是葡萄园，但他还是被任命为梭密地区行政机构的委员。他息事宁人的处世态度对当地的政治和商业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政治上他包庇贵族，千方百计地阻止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上他包揽供应共和军的一两千桶白葡萄酒，而共和政府把原先打算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几片属于一家女修道院全部的肥沃的草场，都划归到他的名下，算作支付给他的酒钱。

拿破仑上台前夕，葛朗台先生被任命为市长。他把地方上的公务处理得很好，且他的葡萄收成更好。遗憾好日子太短，拿破仑上台以后，葛朗台先生就被撤去职务，又成了一个平民百姓。皇帝讨厌共和党，有“红帽子”嫌疑的葛朗台的职务，就被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接替，此人后来在第二帝国时期被晋封为男爵。失去官职，葛朗台先生也不惋惜，他当政时为了大众的利益，修了好几条高质量的公路，从城里直达他在乡下的产业。他的产业在丈量登记时占了不小的便宜，而且税金很少。他位于各处的葡萄园，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早成为当地最拔尖的新产地，“尖子”这个术语，专指那些能生产上等佳酿的葡萄园，为此，他简直已具备资格获到荣誉团的勋章。

免职事件发生在 1806 年，当时葛朗台先生 57 岁，他的妻子 31 岁，他们爱情的结晶——唯一的宝贝女儿仅有十来岁。也许是老天爷同情他怜恤他丢了官，想给他一点安慰吧，那一年他接连得到三笔遗产：先是他的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接着是他妻子的外祖父拉倍特里埃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祖母让迪央太太的。三笔遗产总数目有多少无人得知。三位老人生前爱财如命，长期以来积金敛银，暗地里以把玩金银当作消遣。拉倍特里埃把放债称做挥霍，总认为放高

利贷没有守着金钱实惠。所以梭密城的居民只能依据表面上的收入，估计他们到底有多少积蓄。

葛朗台先生很快就获“新贵族”称号，那可是我们这些人很难得到的殊荣，并且从此以后，他成了引人注目的纳税大户。他经营的葡萄园总计有 70 公顷，遇到好年景，就够生产七八百桶好的葡萄酒。他还有 13 处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和一座老修道院。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连同彩绘玻璃大窗统统用砖封死，这样既可以免税，还利于保存。他还有八九十公顷草场，1793 年，他在那里种了 3000 株白杨树。他现在住的房子也属于他自己的产业。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财产，至于他手头究竟有多少钱，只有两个人知道大概的数目：一个是替葛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柯利逊先生，还有一个是梭密城里最有钱的银行家戈朗森先生。葛朗台只有在他认为最佳时机，才暗里同戈朗森做点赚钱的交易。在内地，如果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想发财，就得像柯利逊先生和戈朗森先生那样。尽管他们很保密，从来没有走漏一点风声，但是从他们卑躬屈膝的媚态上看，就能判断出前任市长的家财有多么丰厚。

梭密城里无人不信葛朗台家有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而且传言他每天深夜都要去察看硕果累累的金银，从中得到无以言喻的满足。吝啬鬼常常能看到葛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仿佛已被染成金色的黄灿灿的目光，更相信这事千真万确。只要是惯于靠利滚利赚大钱的人，就少不了和色鬼、赌徒或马屁精一样，眼神之中隐藏着一种躲躲闪闪的光，一副神秘莫测的表情，但绝对瞒不过他的同行。这种心心相通的暗语就好像是迷恋于酒色财气的人们之间通用的行话。

葛朗台先生从不欠别人的人情。为了收成，要制作 1000 只酒桶还是 500 只酒桶，他计算起来 10 个数学家也比不过。他做生意得心

应手，酒桶和葡萄酒的价格早已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何时卖酒，何时卖桶，他总是神机妙算般了如指掌，让那些随着市场不知所措的小地主们望洋兴叹，所以葛朗台先生博得大家的一致敬重。1811 年的收成实在令人伤心，可那年他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一次收成就为他赚了 24 万法郎。谈到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像猛虎、巨蟒一般，他懂得躺着、蹲着、耐着性子地观察猎物，时机一到就猛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似的钱袋，把成堆的金币往里装；接着又平静地趴下，像一只填喂肚子的蛇，若无其事地慢慢消化吞下的食物。

他们面前走过时，谁能真心地钦佩他？人们对他敬重之中又带有几分恐惧。在梭密城里，有谁没尝过他利爪的厉害？抓一下让你痛得咬牙切齿。有人为了买地，找柯利逊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十一；有人用期票到戈朗森那儿去兑现，先得扣除惊人的一大笔的利息。市面上几乎每天都有人提到葛朗台先生的大名，连夜晚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要说起他老人家。有人甚至认为这位种葡萄的老手的殷家实产值得当地人引以为荣。因此不止一位做生意的或开客栈的当地人，洋洋得意地在外地来客面前吹嘘：

“先生，我们这儿百万元户有两三家，而另外一位，葛朗台先生呢，连他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实际有多少财产！”

1816 年，梭密城里最精于计算的人估计过，葛朗台先生的地产大概价值 400 万法郎；但是，若在 1793 年到 1817 年之间以平均每年收入 10 万法郎来推算，他手头的现款恐怕和他的不动产大致相当。因此，当人们打完一局纸牌，或者谈过一阵葡萄种植，最后扯起葛朗台先生的时候，自以为是的人们会说：“葛朗台老爹？……应该有五六百万的家产吧。”如果巧缝柯利逊先生或者戈朗森先生在场，听到这些话就会搭腔：

“你倒是比行家还高明，我从来就无法知道这个总数。”

如果有从巴黎来的客人提到罗启尔德或拉菲特等银行巨头，梭密城的居民就立马赶紧打听，问他们是不是像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若巴黎人满不在意地笑着回答“是的”，梭密人就会面面相觑，半信半疑地摇摇头。巨额的家产成了这位富翁言行的坚实后盾。就算最初他的生活起居有些特别，曾经被人当做取笑的话柄，那么这话柄早随着时间一起消逝了。葛朗台先生简直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是正确的，到处行得通，他的语言、衣着、姿势、瞪眼睛，都成为当地人的模仿内容；人人都像自然科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那样，研究葛朗台先生，最终从他那最琐屑的动作中发现神秘不可言传的智慧。例如，人们说：

“今年冬天一定很寒冷，葛朗台老爹已经戴皮手套了，赶快摘葡萄吧。”

或者说：

“葛朗台买进大批板材，今年酒的产量一定不错。”

葛朗台先生从不买肉和面包。他的佃户每周给他送来充足的食物：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都是用来抵租的。他有一座磨坊，租用磨坊的人要缴纳租金，另外还得亲自登门拿小麦去磨，然后给他送回麸皮和面粉。他家只有一个名叫苔那的女仆，虽然上了岁数，每到周末还要亲自为一家人做面包。葛朗台先生告诉租他菜园的菜农，要他们提供蔬菜。他的果园里的水果多的是，大部分还得拉到市场去卖掉。取暖用的木柴，来源于田园四周作为篱垣的矮树或枯死的老树；佃户们把乱枝整成可烧火用的木柴，用车运进城，帮他在柴房里摆放好，只为讨他说声谢谢。他的开支是城里人都知道的一切消息，不过是圣餐费、妻子和女儿的衣着开销以及教堂座位的租金，还有女仆苔

那的工钱，买灯烛、给锅子镀锡、纳税、房屋修缮和农作物种植等方面的费用。他最近刚买了 600 阿尔邦的一座树林，请一个邻居看管，说好付给一定薪水。由于有了这片树林，他才吃上野味。

老先生生活上很不讲究，话很少，一般只说一些简短的、现成的句子，小声表达自己的想法。自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一遇到必须长篇大论或探讨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顿时变得结结巴巴、含糊其辞，使听的人很费解。这种口齿不清、思路乱套、前后不一以及废话连篇，把他的思想弄混沌了的情形，别人认为是他缺少教育的结果，其实他是装出来的。在我们以后的故事中，有些情节足够说明这一点。另外，碰到要应酬，要解决什么生活上或买卖上的难题时，他就会弄出四句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的口诀，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等着瞧吧。”

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也从来不留下白纸黑字。有人跟他说话，他只是静静地听着，右手托住下巴颏儿，肘弯支在左手背上，而且不管什么事，他拿定主意之后就绝不反悔。就算一笔微不足道的小生意，他也要细心地盘算。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谈话之后，自我感觉良好的对方早已不知不觉地泄露了秘密。他却回答说：

“这件事我要和妻子再商量一下，现在不能作出决定。”

他的妻子在他的压制下早已对他千依百顺，却成了他生意上最管用的挡箭牌。他从不去别人家做客，也从不愿意应邀赴饭局或请客。他从不大声吵嚷，仿佛一切都讲节俭，连动作也不例外。由于他特别尊重所有权，所以他绝不乱动别人的东西。可是，尽管他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举止稳重，但箍桶匠的谈吐习惯仍难以隐藏，尤其在家里的的时候，不顾及体面而克制自己。

至于体格，他身高五尺，臃肿，横阔，腿肚子鼓鼓的；很宽的膝盖骨，宽大的肩膀，油光满面的圆脸，有瘟癍；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曲线，牙齿雪白；一双蛇一般的眼睛，脑门上皱纹密布，脸上堆满横肉，不知轻重的年轻人暗地里称他那头灰白的黄头发为雪里藏金。他的鼻尖肥大，顶着一颗布满血丝的肉瘤，有人不无理由地说这里面包藏着刁钻的主意。这副长相显示出阴险的狡猾、按计划办事的清醒和绝对的自私自利。他的所有感情都集中在吝啬的乐趣和对女儿欧也妮的爱怜。欧也妮是他唯一的财产继承人，是他心目中真正疼爱的宝贝。他的言谈举止，乃至走路步态，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表示由于生意上始终一帆风顺而养成一种自信的习惯。所以，葛朗台先生尽管表面上性情温和，骨子里却有一股坚如磐石般的硬脾气。

他的衣着一成不变。1791年是什么装束，今天还是什么装束。结实的鞋子，连鞋带也是皮的；一年四季，他总穿一双毛织的袜子，一条栗壳色粗呢短裤，在膝盖下面扣上银箍；黄褐色相间的条绒背心，纽扣扣得严严实实，外面套一件衣襟宽大的栗壳色上衣；脖子上系一条黑色的领带，头上戴一顶宽边教士帽。他的手套跟警察的手套一样结实，等用到一年零八个月之后才更换新的；为保持清洁，他有一个特定的手势，把手套放在帽檐的同一个位置。关于这个人物，梭密城的居民所了解的也仅此而已了。

城里总共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他的宅邸。有三位中最起眼的人物是柯利逊先生的侄子。自从这位年轻人当上梭密初级法庭的庭长之后，他在柯利逊的姓名之后，又加上了朋弗这一姓氏，而且竭力让朋弗的名声超过柯利逊，甚至他的签名也已经改成克·德·朋弗。如果有什么冒失的律师仍旧叫他柯利逊先生，那律师在出庭时要后悔他的糊涂。凡是称他庭长先生的人都可受到他的庇护，而对称他德·朋

弗先生的马屁精更报以满意的微笑。庭长先生 32 岁，有一处名为朋弗的地产，年收入 7000 法郎。他还在等着继承两位叔叔的遗产，一位是柯利逊公证人，另一位是柯利逊神甫——图尔城里圣马丁大教堂的教士会成员，据说这两人都相当富有。三位柯利逊靠许多本家弟兄做后盾，外加与城里的二十来家沾亲带故，所以跟从前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一样，俨然结成一个党派；而且像梅迪契家族有帕齐家族这个宿敌一样，柯利逊叔侄也有自己的敌党。

德·戈朗森太太有一个 23 岁的儿子，她常常热心地来陪葛朗台太太玩牌，是希望宝贝儿子阿道尔夫能和欧也妮小姐联姻。银行家德·戈朗森先生竭力支持妻子的远谋，暗中不断送给老吝啬鬼一些好处，并总能在决战的关键时刻从不落后。这三位戈朗森也有自己的党派、本家亲戚和忠实的盟友。

在柯利逊这一方，神甫充当智囊，由当公证人的兄弟鼎力支持，分毫不让地同银行家太太的势力争着高低，力图把葛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庭长侄儿。柯利逊和戈朗森两家明争暗斗的目标，就是欧也妮·葛朗台小姐的陪嫁，这事在梭密城里早已成为极其关注的热门话题。葛朗台小姐将来会嫁给谁呢？是庭长先生还是阿道尔夫？大家各持己见。

还有些人说：葛朗台先生既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庭长，也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德·戈朗森少爷。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勃勃，要找个贵族院的议员当女婿。凭着一年 30 万法郎的收入当陪嫁，谁还计较葛朗台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意是否体面？另一些人则反驳说：德·戈朗森本来就是贵族世家，有钱有势，阿道尔夫又是一表人才，除非葛朗台身边有教皇的侄儿在向他求亲，不然跟这样的人家联姻他还能不称心如意吗？他到底出身低微，梭密城里有谁没见过他箍酒桶？何况他

还戴过“红帽子”。更有明事理的人则提醒说：柯利逊·德·朋弗先生随时都能出入葛朗台家，而他的对头只有星期天才能上门。

有人觉得：德·戈朗森太太跟葛朗台家的女眷关系密切，胜过柯利逊一家，这似乎更容易达到目的。另一派却争辩说：柯利逊神甫是天下最花言巧语的人，女人跟僧侣斗法，正好旗鼓相当，用梭密城里一位言语俏皮的人的话来说：

“他们是针尖对麦芒。”

据当地深知内幕的老人们的看法，像葛朗台老爹那样精明的人，决不肯让财产落在外人的手里，所以梭密的欧也妮·葛朗台小姐一定会嫁给在巴黎做葡萄酒批发生意：非常兴旺的葛朗台先生的儿子。对此，柯利逊派和戈朗森派都表示异议：

“首先，葛朗台老哥儿俩 30 年来只见过两次面。其次，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寄有更高的期望。他本人是巴黎城里的一区之长兼议员，又是国民卫队的上校和商务法庭的法官。他不承认梭密的葛朗台同他是本家，一心妄想同拿破仑宠信的哪个公侯之家联姻。”

方圆七八十里各个地方，甚至在从安茹到布卢瓦的驿车里，人们议论纷纷，谈论起这位富豪独生女的亲事，总有不尽的热情。1818年初，柯利逊派一度明显地占了优势。素以花园、华宅、田庄、河流、池塘、森林而闻名的弗洛瓦丰地产，价值不少于 300 万法郎。年轻的德·弗洛瓦丰侯爵因急需现款，只得把它卖掉。柯利逊公证人、柯利逊庭长和柯利逊神甫，在群党的帮助下，成功阻止了侯爵分段出售的念头。公证人劝侯爵说：分段出售，必须得同投标人打无数的官司才能收齐他们应付的款项，倒不如卖给葛朗台先生一个人，他不但买得起，而且还能马上付钱。最后，公证人同侯爵做成这笔极合算的生意。于是，那一片美丽的侯爵封地，被送到葛朗台先生的口中。梭密城的